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後漢書八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南匈奴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爲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南匈奴醓落尸逐鞮單于比者醓音火兮反呼韓邪單于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子也名稽侯㑹㑹音山諫反東觀書曰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

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劉攽曰注單于北匈奴頭曼案北當作比

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 匈奴謂孝爲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常爲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

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輿時以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 薁音於六反鞬音九言反下並同 **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 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于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不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

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 遑暇也 **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 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 **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 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維自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爲鳴鏑弑頭曼代立控絃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爲敵國踞嫚無禮窘厄高祖戲侮呂后事見前書 **對使者辭語悖**

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颯相覺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即此類也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

南匈奴

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

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谷音鹿 蠡音離）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廷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

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勑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

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憒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三分損二爲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中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内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

祠前書曰匈奴五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蹄音帶又音多因白單于言蔑鞬日逐夙來欲爲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左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

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
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
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
其冬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
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
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
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
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

南匈奴

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
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
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
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
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
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
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
將段郴丑吟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

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悵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為文也）夏右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薁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盭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綬因以為名則漢諸侯王制戾綠色緺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劒弓矛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

什器有衣之戟曰綦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劉攽曰案文少一使字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

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蕪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

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爲六
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異姓
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
餘日逐且渠當户諸官號且音子余反各以權力
優劣部衆多少爲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
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與此不同也
四姓爲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
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王斷獄聽訟當決

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
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
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
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
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史掾史令西河長
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
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

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

以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

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呼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邪單于彌臣受賞郅支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報荅之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言報荅之辭必令得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

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來今齎雜繒五

百匹弓鞬韥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爲鞬藏箭爲韥丸即箭箙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遣字緣上文已有之字也又賜獻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劒言劒利可以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言不齎持往遺也

匈奴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荅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

緌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為常 弔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 立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烏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醞僮尸逐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 原陽縣名屬雲中郡 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伏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

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
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
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
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
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
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
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

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
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
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
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
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
太僕祭肜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皐林温
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
肜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

度遼將軍○劉攽曰案文行某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處少皆當益之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劉攽曰案秉傳不爲大將軍又真爲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爲也時皐林溫禺犢王復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

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劉攽曰案驛譯譯作譯見上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紲言王等且音

子余反下並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劉攽曰案文前當作隨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

南匈奴

十三年薨單于扞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玁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

尚矣 周曰儼狁堯曰獯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墝埆之人憂嬰塗炭 墝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涕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 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辭詔增損用之也 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勑廋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 雇償報也 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爲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

皮而還○劉攽曰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胷皮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

南匈奴

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令音零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所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

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
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
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
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
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
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
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
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

南匈奴

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
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
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
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
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
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
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
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

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焉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耗擾

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効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

萬人○劉攽曰案文多一人字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狐渾縣北狐音愈）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名也）○劉攽曰案匈河自是水名妄出奴字西繞天

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劉攽曰案文少單于二字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憤恚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劉攽曰案文多一從字言故事如此置從事二人耿譚

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
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云不知所在
其弟右谷蠡王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
温禺鞮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滿類
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
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
綬賜玉劒四具羽蓋一駟（四又衍一駟字）○劉攽曰案王劒四具非是當云玉具劒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

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憲被誅
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
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
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
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
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
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

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爲單于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廼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踈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

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王客之礼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婁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

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擁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萬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

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隰向蒲奚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

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討封蘇拔廆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懦者斬逗音豆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

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犢王名烏居戰也始與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溫禺

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爲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

降於是徙烏桓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
人於安定北地馮栩還遷將作大匠逢矣
部衆飢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
塞者駱驛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
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
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
王虔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
矣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矣

南匈奴

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
和親脩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
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荅其使元興元年
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
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 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 時
鄧太后臨朝亦不荅其使但加賜而已永
初三年 安帝即位之二年也 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
朝既還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

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雄擊之○劉攽曰案文少一將字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慬音勤與遼東太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慬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乃遣使乞降許之

南匈奴

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敗陳謝死罪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慬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爲真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爲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四年逢侯

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薁鞮日逐王諸降胡萬餘人脅立爲單于既被鮮卑所破部衆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爲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爲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爲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徵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

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爲將軍○劉攽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沒度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

馬冀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衆代爲將軍其冬傅衆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爲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

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河北也）增置緣邊諸郡兵別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披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爲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爲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爲永和元年）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爲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

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令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爲

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

謀殺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

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

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

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

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

單亦盡也猶書云謨謀孔安國曰謨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言等類可服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短也而戎狄之所長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疎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不能支也下馬步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五並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備録之此乃兵家之要

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

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績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蠻縣也）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

門校尉吳武代爲將軍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改爲漢安元年也）秋吾斯與薁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薁鞮或作奧鞮前書兩字通今作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遂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劒什物（玉具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馬二乘遣行中郎

南匈奴

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爲抵對即今之鬬用古之角抵也○劉攽曰注今之鬬用案用當作朋）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爲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

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爲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之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部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爲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誥故某者即是其名○劉攽曰注案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之元年）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

南匈奴

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爲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者死張脩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爲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

南匈奴

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醢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爲亂晉之首）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

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呼厨泉之叔祖）單于呼厨泉興平二年（獻帝初平五年改爲興平元年。劉攽曰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遠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平陽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

恥 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措鄰亦近也 逮孝武丕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 如衆星之相連屬言其多 候列郊甸火通甘泉 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 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 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壯宗逐樓煩樓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 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 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 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 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亡與彼匈奴相當也 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 虜庭分爭謂五單于爭國呼韓邪遂來臣服因請款關永爲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薄胥堂爲胥者單于呼揭王爲呼揭單于奧鞬王爲車犂單于烏藉都尉爲烏藉邪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 罷關徼之徼息兵民之勞 匈奴既降北庭不徼備勞者並得休息也 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 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謂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也陽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文多一者字 南面而朝單于

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邊隙也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

南匈奴

幣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賞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也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遑暇也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雖得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閒脩

文政未之許也帝厭其用兵欲脩文政未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匈
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
狄之衝比季父孝單于輿以比爲古莫鞮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奉蕃稱
臣永爲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總覽羣臣之策善均從衆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
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
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

焉讙譁鬻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
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剚傷者
靡歲或寧而漢之障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
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
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
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曰北也三千
餘里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空其地三千餘里也
阬十角梏閼氏械在手曰梏音古督反銘功封石倡呼

而還刻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漠北既空宜即遷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埶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衆居之于時遂爲邊境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爲內地也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績勒燕然乃居永定之歲中人以上始可損其將來竇憲庸才寧可責其謀慮使耿國之筭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袁安之

議見從於後王竇憲欲立北單于安議不許也平易正直苦此其弘也若從耿國袁安之讓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遠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爲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后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威北邊即宜搆成南部更請存立其何惑哉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誘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已福弃蔑天公言竇憲斬

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減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胤緒滋生孽裁南北俱存即並見兩護以私己福乃招其禍斯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愽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

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 由竇憲謂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即是坐樹大鯁永言前事深可恨哉載事也

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單言 單盡也單與殫同也

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使得專爲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爲巨蠹自單于北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愍懷二帝沉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 謂分爲南北庭也

羽書稀聞 檄書有急即插鳥羽其上也

野心難悔終亦紛紜 紛紜之事具如上解

劉攽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之最爲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爲傳寫之誤聊記之云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後漢書九十

烏桓鮮卑傳第八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

鄭玄註周禮曰毛之褥細者爲毳也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傜役其嫁娶則先

烏桓

略女通情杜預註左傳曰不以道取爲略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爲娉幣壻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鬬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

碧猶中國有箇步搖箇音吉悔反字或作爲國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重珠步則搖之也婦人能刺葦作文繡織氀毼廣雅曰氀毼罽也氀音力于反毼音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

烏桓

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乃付託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

則無罪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今音零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偵覘也音丑政

烏桓

反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十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

明友輙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城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

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院關掩擊之（關在代郡）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北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

里漢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

徒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置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名前書皆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兩字通也）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

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
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文降時亦無之緣下有乞字遂此誤有允也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
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
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
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
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
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爲漢

都尉鬼音胡罪反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
中遮截道上商賈軍牛千餘兩度遼將軍
耿晷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
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烏桓遂圍晷於
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
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
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
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

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部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王峭音七笑反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稱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合反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

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踏頓難樓蘇僕
延烏桓延烏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
僕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踏頓爲王
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
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表紹因寵慰柔
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踏頓時幽冀吏
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

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
歸附操即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
自征烏桓大破踏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
十餘萬人表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
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
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

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端角似牛角可爲弓）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並鼠屬豽猴屬也）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還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光武初

鮮卑

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肜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見上）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効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

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貴蒲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貴爲王蒲頭爲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貴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復賂偏何擊歆志貴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求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帝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埶難量宜且

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人爲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寧城下通胡市因聚南北兩部貿館（築館以受降賀）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句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也）州郡合兵固保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秋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

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衛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

鮮卑

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曹楊穆以身捍嚴

與俱戰殺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
[illegible]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
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為兩道救之常夜
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
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
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
百姓二年冬其至雞自將萬餘騎入東領
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夔柏縣名屬五原郡也夔

雞曰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
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
秋鮮卑其至雞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
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
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
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
烏桓校尉耿曄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
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

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
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
秋耿曄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
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
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
嗽音所救反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
陽嘉元年冬耿曄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末
廆率衆王侯咄歸等（劉攽曰案魏志此衆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出

塞後乃封爲率衆王侯長也）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
賜咄歸等已下爲率衆王侯長賜綵繒各
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曄乃移屯
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
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
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印紫
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
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其後至鞬死鮮卑抄

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
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
侯歸怪欲殺其妻言常晝行聞雷震仰天
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而產
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
弃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
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
牛羊擅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

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
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
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歠音昌悅反）去高柳北
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
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郤夫餘西擊烏
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
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
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冬

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
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
抄掠而去六年夏子餘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部並殺掠
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
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
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
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
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
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
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
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立庭幽并
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
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
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爲護
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

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周有獫狁蠻荊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埶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

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鐵賣鹽者鈦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算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緡衣直指之使奮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緡衣斧分部逐捕也既而覺人矣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發戰勝窮武事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富字當作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殷頻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

策未必過頻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蚧音介搔音新到反埤蒼曰瘭音必燒反杜預註左傳曰瘭猶惡創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弃慢書之詬詬恥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

鮮卑

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蹴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蹴國解見西域傳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旰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劉攽曰今本朝案文今當作令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

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

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爲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爲

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竟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二十餘年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爲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遠啓彊對楚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擅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

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委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擅石槐乃自徇行見鳥巢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捕魚以助糧食光

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爲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埶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閒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國中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烏桓鮮卑傳第八十